

PRESSBOOK

Sophie CALLE

Numéro

February 2015



Numero
February 2015
Jinjin Sun

杰出人物 -
Sophie Calle 寄生于此



10



Numero
February 2015
Jinjin Sun



她的摄影离不开讲故事。法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Sophie Calle 应邀在中国香港的贝浩登画廊 (Galerie Perrotin) 做个展, 借机我们来到她位于巴黎南郊的家。家里陈列仪式感很强的摆设, 还有只并不属于艺术家的黏人的猫。用她的话说, 它们是与她一起生活着的存在。撰文 JINJIN SUN, 摄影 杜璇



Numero
February 2015
Jinjin Sun





Numero February 2015 Jinjin Sun

杰出人物—
Sophie Calle 寄生于此

无论怎样,在我看来这儿还是太像自然与狩猎博物馆了:老虎、斑马、火烈鸟、猫头鹰、孔雀、落地窗边的兔子、悬于屋中的白鸽……各种动物的标本以及一些奇怪的物品从桌面延伸到墙上,重叠而有序的摆放,我被从巢穴里面钻出的数不清的故事包裹得动弹不得。

“Voir la mer”(观海)是 Sophie Calle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海滨城市,找到一些从未看过海的人,作为摄影师的她站在这些人的背后,透过他们身体上产生的小动作,与他们一起看海。对她个人来讲,看海本身没什么特别,然而现在却夹杂了他们第一次看海的情绪。被拍摄的人在某一时刻会转过身,影像记录了那些仍留在他们脸上的情绪,让人不禁想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Cash Machine”(自动取款机)是1988年美国一家银行提供给她一些人们在取款机前的影像,她想了各种主意,试图找到介入这个故事的方式,但都不满意,于是16年后她坦然地把“无法找到主题”变成了一个主题,这是她一贯的“手法”,把自己真实的情绪,那些负面的东西,用艺术的方式拿出来冷却,把不利的状况变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于是她最终完成项目。这也许也是她的生活哲学。在我看来, Sophie Calle 是让她的故事寄生在她的摄影里,而她也用摄影寄生在她的那个世界里。

Numero:你一直停留在摄影的领域吗?

Sophie Calle:是的,是围绕着摄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摄影”,也一贯是和文字在一起。除了最后这次在香港展出的这组作品是没有文字的。

这是你第一次在中国的摄影展吗?与画廊的合作是怎样的?

之前参加过上海双年展。我与我的画廊的合作已经很多年了,这次他们约我在香港做展览。我们一起选择题材,要选择可行的方案,这个选择是多方面的,也有经济上的考虑。选择展出“观海”不只是一个艺术题材上的选择,而是要做一个可行的选择。

“观海”这组作品的产生是怎样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海边却从未看过海,这让人觉得诧异,在海边城市的人怎么会没见过海?

当有了这个拍摄的想法后,我通过当地一些组织,找到了这些人,我没有从中选择哪一个人,我都拍摄了。计划是不拍小孩的,

而母亲是带着孩子来的,于是我也就拍了孩子。对我来说他们没见过海可能是因为贫穷,或者没有这个渴望。

是否想过把威尼斯双年展时在法国馆里展出的“Prend Soin de Vous”(好好照顾自己)的题材带到中国来?

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我用了整个法国馆,费用非常贵,有100多位女性分别读信,50多个影片。我没有请男性来参与这个题材,是因为不想把展览主题牵扯到社会性题材上。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艺术题材。我是根据不同的邀约去做适合的东西。这个展从2000年时就在巡回,已经去了近20个博物馆,它到现在还没巡回到我这儿。

“自动取款机”这个项目你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是吗?

是的,我一直没找到它的形式,我非常喜欢那些画面,但我不知道要加什么,可能没找到我在里面存在的方式,以往都是摄影和文字一起。但这个项目我只有这些画面,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文字,而只有这些画面是不够的,而且不是我拍摄的,是已经存在的,我问自己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没找到那个特别明确的理由,但每年我都对自己说这个项目还是要做的。

是否在这些年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项目已经变了样?

没,因为我改变了它的方向,不再与“钱”有关。整个项目变成了16年间一个艺术家如何去寻找它的主题,“无法找到主题”变成了一个主题,最终反而是通过银行录像里的这些画面去实现了,正如在“自动取款机”的影片里,最后我试图阐述的是我的“失败”是否变成了我的“胜利”?

你经常设定一个规则在你的游戏中,是否会分不清什么时候是在现实里,如何找到平衡?

作品的雏形,原始的动力可能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元素,但是很平常的东西,大家也都可能会遇到的事儿。比如我收到的一封信,一个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分开……我看了信还是不知道他是想永远的分手还是说有任何其他可能性,于是我找朋友去读。之后我有了这个想法,把它变成了一个艺术项目,而不再是私人的生活。我用了3~4年的时间去做“照顾你自己”,但这不是我的生活。它们是墙上的一个元素,是一本书中的一个元素。

《La douleur exquise》已经有了中文版本《极度疼痛》,它



Numero February 2015 Jinjin Sun

的法语名字很美，含义很丰富，比如有 *heure exquise*（美好的时刻）、*couleur exquise*（精美的颜色），是否觉得有时只有母语才更好表达？

简体版也马上就出了，之前在香港和台湾都有发行繁体版。法语里“*la douleur exquise*”很多法国人也并不知道它的意义，其实是医学里的词语，在字典里的解释是：*douleur vive et nettement localisée*（局限点的剧痛）。语言是这样的，我们没办法监督所有翻译出来的文字，有时一个词语在另一种语言里也是不存在的。西班牙语和英语我都会自己去一遍一遍地读，我也参与翻译。但我没儿儿监督中文的翻译，翻译其实也有翻译的乐趣。

你非常喜欢做书，是那些纸张的魅力给了你做书的渴望吗？我非常喜欢做书，对我来说真正有魅力的东西，是书和写东西。书更让人敏感，要表达的也许更明确，也相对容易接受些。墙面给予的感觉完全不同，在墙面上做展览，其实更难掌握。我和墙面的关系更像是去进攻，而做书很好玩，尤其我又是在讲故事，需要做书，一本书哪怕40款，人们是可以消费的。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叙述者？

这个也许不是我该回答的，我其实是在构建并发展一种站着阅读的方式，与书不同。我写的方式首先是考虑着墙面去写的，短的、易读的。有时我写完东西，有四页纸，它在我的包里装了一年，慢慢的变成三页、两页，当它成了五行字的时候，就可以了。我真正的工作量是编辑。写，减短再减短，直到比较经济，比较没那么用私人感情的时候，让故事冷却些，它也可以引起别人的共鸣：一个母亲过世或者一个爱人离开。

在中国的旅行是否给你的艺术作品带来灵感？

没有。我曾和一名做记者的男朋友去过中国，我们甚至还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中国这个角度去做一个东西，所有我在中国的旅行都在《极度疼痛》里。

你通常是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是否对做导演有兴趣？

我现在不再去电影院了，也很少看电影，但我看戏剧，每周看三四场。我拍过一次电影，《No Sex Last Night》（昨夜无性爱）在影院里上映，是那个题材决定了它是一个电影。因为我当时和一个想拍电影的男人在一起，我假装在做电影，而实际只是为了吸引一个男人，而这需要摄影机。拍电影比

较为难的是它需要团队，我没有助理也没有工作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主意，这个主意决定了它的形式是照片还是电影。如果是电影，我也会去拍。例如“观海”里的短片，我也是觉得用照片去记录他们第一次看海的感觉，会受到限制。那些身体的颤抖、那些情绪等等也许会错过。于是我请了一个技术上比我好的人来指导拍摄，因为我必须有把握记录下他们第一次看海的画面是成功的，如果画面过暗，看不见眼睛，那么就完了。

之后好几个月你都有展览项目，包括在墨西哥当代美术馆（Museo Tamayo）博物馆将展出的“*Culdesse mucho*”（好好照顾自己）、巴塞罗那总督夫人宫（La Virreina）的个人回顾展“*Modus Vivendi*”（权宜之计），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作？

最近确实有很多展览，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巡回演唱的歌手。最近新的作品是在东京，我、杉本博司以及另一个日本艺术家 Ryota Aoyagi 共同在二手市集上做的行为艺术，最后在画廊里的展览就是市集上行为艺术的结果。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遇见了 Ryota Aoyagi，我个人分不清他的东西到底是艺术品还是古董旧货之美，于是我们摆了三个摊位在旧货市场上，杉本博司拿他的古董和个人的东西去卖，但是给它们虚构了各自的故事，例如这个杯子是在伦敦哪个地方偷来的之类；而我则相反，我摊位上的东西都是在旧货市场上买的，然后给它们加上了我的真实故事，例如一条二手裙子，我就叙述了一件结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好玩的是，我们卖的就是旧货市场上的价格，杉本博司拿了一张他很早期的摄影照片，非常贵，而在那儿只卖50美元，但没有人买……这个展览的名字叫“*Unsold*”（没卖出的东西）。我们拍摄了最初摆在地毯上所有物件的照片，然后在画廊里展出了那些没卖出的东西，而它们却要以更贵的价格在画廊等待买主。

Sophie Calle个展，香港贝浩登画廊，至2015年1月10日，www.perotin.com

“*For The Last and First Time*”，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博物馆，2015年2月5日至5月10日。

“*Modus Vivendi*”，巴塞罗那总督夫人宫，2015年3月至5月。

“*Culdesse Mucha*”，墨西哥当代美术馆，至2015年2月15日。